

专访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创始人

张雯：“我得拿出事实来”



郑焱/摄

“我知道这是故意的”

《公益时报》：益益照片被发布后，你和儿希会做了些什么？

张雯：1月29号下午发的照片，我30号凌晨才看到，当即表示会公开透明回复质疑。30日上午准备相关事实资料公布。经争取，当天下午取回尸检报告，并马上公布，31日开了记者会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看到照片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
张雯：非常气愤震惊。但是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是谁发的，我知道这是故意的。但是让我能够比较冷静的是，我知道我们该有的材料都有，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尸检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，那个挺要命的。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，是不是“战斗机”的照片？我就给战斗机打了一个电话，他承认是他的。我想糟糕了，因为我们不能不顾虑到事情进展下去或多或少会影响志愿者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战斗机是儿童希望的志愿者吗？

张雯：他是“宝贝回家”的志

愿者。孩子是他们送来我们这里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是否了解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进入到尸检的场合？

张雯：是陪伴孩子家属进入的。实际上他比我们离益益的家庭更近，对益益更有感情，他是把益益从昏迷状态中弄醒的那个人。他进入尸检现场，拍那些照片，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心里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根据你和他的交流，你觉得当时他放那张照片到底是想说什么？

张雯：他最初是把照片放到了一个志愿者群里。志愿者的构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，有时候你没法知道谁是谁。因为当时一些“宝贝回家”的志愿者也对我们有疑问。你想，他们好不容易救回来一个孩子，送到我们这儿，应该踏踏实实的就好了。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他们心里有怀疑很正常。他就发出来，意思是说已经做了尸检，会有结果出来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对于把这么血腥的照片放出来你怎么看？

张雯：志愿者的问题很复杂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最真实的思想，我们对他也没有任何约束权力。但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觉得没有人是完美的。“战斗机”是一个特别好的志愿者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也在微博上承认错误了，他绝对没有伤害孩子的意思。但把孩子尸检照片放在网上，谁看了都会震惊，我看到后，当时眼泪就崩出来了。

这不是最难应对的质疑

《公益时报》：弄清楚照片的来源后接下来呢？

张雯：我当时思考的重点先是发帖人为什么要这么捣乱。过了没多久，所有的谩骂声都过来的时候我才明白，人家以为我们在卖器官。所以我在微博上发了那句话，“如果你们真的以为我

们在卖器官，那就报警吧。”马上有很多人回应，“你还敢嘴硬”，“你还那么蛮横”……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没法说，所以我就不说了。我们不能较劲。只有拿出事实来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照片发布后的第二天你在做什么？

张雯：当时有很多朋友就建议我，赶紧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发布出来。我先是写了一个声明，然后我就和同事一起，商量了一下我们需要发布哪些证据，证明我们是积极配合益益的治疗和抢救的。讨论出来就包括当时救护车来了以后给益益做的心电图、孩子的死亡证明、家长签署的同意尸检的证明等等。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发布了。

然后就是接到各种媒体要求采访的电话等等。与此同时微博上也很热闹，有的人说“你们居然还这么慢！”

《公益时报》：近期儿希会受质疑的问题其实不止益益这一件事，此前你们在微博上募集防盗门费用、员工体检费用都曾遭受质疑。这几次有什么不同？

张雯：募集行政开支的事，我从来没想过这是错误的、不正常的。之所以有争议，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公益机构的募捐里一定有一部分要作为行政开支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成本的。或许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，把自己亮出来给大家看。有机会说清楚也挺好的，我其实很希望大家对公益慈善机构的行政开支问题有一个探讨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益益这一次是儿希会面临的最大规模的质疑吗？

张雯：这是第二次。两年多以前还有一个小希望的事情。是不是最大的，现在也无从判断，但对我来说那件事情比这件事情重要。那件事情是在救人，这件事情小孩已经去世了，是人家冤枉我们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小益益和小希望的事情从你们的应对上有什么不同？

张雯：我觉得这次程度上还比

那一次好一些呢。上一次是在天涯网上，对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水军攻势，绝对任人宰割。这一次，微博我们自己多少还是有点控制的。上一次我们是对网络一点儿都不懂，完全没应战。记得那是当年的除夕前几天，我们在医院看孩子，都不知道网上有人在骂。这一次我看见了，也知道是谁。

关于吴旭新

《公益时报》：2月1日你转了一条关于吴旭新的微博，之前你的微博好像一直都没出现过她。为什么忽然发了这个声音？

张雯：我当时转之前还真犹豫了一下。但我觉得我们的粉丝也应该知道攻击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攻击的团队。我想让大家都对这些事情有个清晰的认识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对吴旭新本人有情绪吗？

张雯：有一点。她曾是我们的志愿者，我们寄养点有个孩子叫小约翰，她曾带回家过，因为孩子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有疑虑，比如拿剪刀乱剪植物等等。后来寄养点负责人员就不再同意她带约翰回家。有一次过节没让她带孩子回家，她就发短信说“你们这帮人，我要去警察局告你们。”那应该是一个节日的时候，当时我就觉得她有些偏执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们一般对于可以带孩子回家的志愿者怎么判断？

张雯：是资深的，有比较深入了解，我们能看到保证带回家不出事的。会要求签协议，留身份证复印件等，保证不出问题。我现在仍然认为当时第一次让吴旭新带回家的主管做错了，因为她在寄养点的做法就看出她不合适。她能和孩子玩没问题，但是她用的是像小孩儿的方式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以前志愿者带孩子回家有发生过问题吗？

张雯：没有。我们会让志愿者

■ 本报记者 张梦颖 刘丽波

留下身份证，说好是几天，还要打电话问情况。而且一定是知根知底的人。最怕出的是安全问题。

不避谈国际领养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觉得这个事情现在算是个节点吗？接下来你会做什么？

张雯：我觉得疑问得一个一个都揭开。质疑我们的财务，我们就更加公开，弄弄清楚。还有就是国际领养。我希望中国慈善出现一个态势就是都得公开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会更主动地回应关于跨国领养等方面的质疑？

张雯：我不躲着了。当有人问我，我会实话实说，我任职，我拿工资，我做了什么都很清楚能跟大家讲。我自己也领养了孩子。我回国做儿童救助和国际领养是两回事。当然，真正的，最好的解释应该来自国家，法律怎么说，都很清楚，大家可以查公开的信息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河南儿童希望基金会和国际儿童希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张雯：只能说国际儿童希望从一开始就是河南儿童希望的捐款方之一。我在国内不拿工资，国际儿童希望给我发工资，我们在中国做的儿童助医，目的是让孩子不变成孤儿，让跨国领养的需要越来越少。听起来像是挖墙脚的。但是海牙公约就是这个思路，帮助孩子的优先次序是，父母、亲人、国内领养，最后才是国际领养。我是真正的愿意践行这个原则的。当初我为什么回国？这么多的孩子领养到美国去，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变成孤儿的？很多是因为有病家里没钱治变成孤儿。但做着做着我就发现，光民间来做助医，是杯水车薪。中国一年生出1000多万小孩，100多万先天疾病的孩子，有很多需要治病又没钱治的孩子，光募捐治病哪儿来的及啊？必须得是医疗保险。我觉得这个事儿需要国家做。如果孩子的大病保险全部纳入国家社保多好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们一般对于可以带孩子回家的志愿者怎么判断？

张雯：是资深的，有比较深入了解，我们能看到保证带回家不出事的。会要求签协议，留身份证复印件等，保证不出问题。我现在仍然认为当时第一次让吴旭新带回家的主管做错了，因为她在寄养点的做法就看出她不合适。她能和孩子玩没问题，但是她用的是像小孩儿的方式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以前志愿者带孩子回家有发生过问题吗？

张雯：没有。我们会让志愿者

■ 本报记者 郝成

一名志愿者和基金会负责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在一起共同做的事情，全部都是关于公益的活动。从没建立过私人关系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今后还会去儿童希望之家做义工吗？

吴旭新：会啊，为什么不呢？我曾经带那里的孩子周末来过我家，我还带他们到过动物园、颐和园、海洋馆这样的地方认知世界。但是后来儿童希望之家周末老是来一些企业，会拉横幅、拍照，人很多，我如果还去，反倒成了对孩子的一种打扰了。



对话质疑者吴旭新

“我做了有责任有义务做的”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为什么发那样一条微博（益益尸检照片）？

吴旭新：就是一种对孩子真实生活的记录，过去我一直在博客和微博上记录孩子们的事情，记录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孩子们的真实状况，进而去关注他们。只是到了益益的时候，我的记录，因为儿希会这边删除了最初的死讯，我留言问他们尸检报告被拉黑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不添加任何解释发了这张图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儿希会在你发出微博后，报警，并声称会通过法

律途径维护名誉权，你怎么看？

吴旭新：我做了自己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做的事情，也有关注孩子的网友看到微博后报警，我已经把我看到的儿童希望之家的情况、相关人员信息，提交给了警方。我也在等待相关部门给这件事情做判断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在儿童希望之家做了四年志愿者，你怎么看那里？

吴旭新：我听到参与过他们活动的志愿者，对那里的投诉，确实要比对那里的赞扬多。最近又接到曾在那里做过志愿者的朋友的电话，主动提出想通过媒体出

来反映一下这几年看到的问题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认为好的儿童救助，应该是怎样的？

吴旭新：其实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，我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应该说是他们救助了我。关于儿童救助我只参与了不到五年半，觉得是一个和孩子一起建立独立人格、共同探索真理、享受人生的过程，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应该始终是平等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你和张雯是一种什么关系？

吴旭新：我和张雯的关系是